

龙旗

大清国北洋海军纪实



行会
欲传
舟黄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龙旗悲歌

大清国北洋海军纪实

丹波町
藤田会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编审:王兆海 刘玉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旗悲歌:大清国北洋海军纪实 舟欲行,黄传会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1

ISBN 7-5006-2424-7

I. 龙… II. ①舟…②黄…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872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0.25 印张 2 插页 219 千字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2.80 元

序幕与结局

公元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乙巳),春四月,渤海。

风冷。

雾浓。

云低。

海旷。

仿佛就在昨天,这片海还在躁动,在震颤,在燃烧。而此时,它像是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和血气,颠狂辍止,歌哭消歇,昏昏然、黯黯然,恹恹欲睡,了无生机。

……一串单调、沉闷的轮机声由远而近——一只船,像一个形单影只的疲惫旅人,从东向西而来。

1894 - 1895 年,大清国的史官手中的笔颤抖着、忙碌着,匆匆记下了无数令后人悲怛愤懑、痛苦追思的片段——朝鲜事变突起、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海军覆灭、沿海藩篱尽失、《马关条约》签定,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一桩桩、一件件,备极详尽,独独

对这只孤独的航船、对船上的那几个神色黯淡的旅人却惜墨如金。

是有意的回避？还是无奈的省略？

历史没有空白。

穿过百余年的漫漫时空，我们似乎仍依稀辨得出这几位不同寻常的远行归客。

精疲力竭、心境混乱的李经方——一位终生笼罩在乃父李鸿章的光环与阴影之下的贵介子弟。当年，李经方与中兴名臣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并称“公子双龙”。此二人虽未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外统三军，内据枢廷，咳嗽一声，震动半个中国，但曾纪泽出使欧陆、李经方出使日本，谁说不让京城那些八旗子弟、公子王孙艳羡之、嫉妒之？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公平。人家曾大公子，临危受命，赴俄国、办交涉、缔和约，为大清国争回伊犁大片土地。国人额首庆幸，朝中同声赞许，连太后老佛爷和皇上都亲自召见，足见恩宠有加。而他李经方呢？在中日甲午一战大败之后，奉旨以江苏记存道、大清国赴日本国“议和”全权大臣参议的身份，惶惶东渡。作为战败国的外交官，他何曾有过折冲樽俎的勇气和资格？有的，只是低眉隐忍、曲意周旋的痛苦与难堪。“议和”谈判中的一天，他随父亲李鸿章返回日本人为他们安排的馆驿，谁料，路上发生了意外。一个叫小山丰太郎的日本浪人，突然从人丛中窜出，掏出手枪，对准李鸿章，连发数枪。李经方扑救不及，七十老父立时倒在了血泊之中。至今，父亲的船舱里，还不时传出一两声呻吟……

另一个不眠客——眉头深锁的马建忠，参赞候选道、赴日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的随员。这位早年求学于欧洲、曾获得法国博士学位的中年人，不仅学贯中西、以《马氏文通》一书开创用拉丁语法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之先河，而且在政坛、外交上也有过颇多

建树。自归国入李鸿章幕之后，马建忠就成了李鸿章手下办洋务、办外交、建海军的得力干将。远的不说，就说朝鲜壬午事变中，他临事果决，指挥若定，计设“鸿门宴”，强执朝鲜变乱祸首大院君李昰应，一举控制了局面，挫败了日本人的阴谋。

那几乎成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几十年外交中最光彩、最有传奇色彩的一笔。然而，马建忠个人的命运之舟，也不能不随着中国的脉搏起伏。甲午一败，马关议和，马建忠受命经历了这屈辱的全过程。此时此刻，这位“适可斋主”又在思虑什么？是半生事业，一场春梦？还是风雨神州，前景堪忧？

当然，在这只船上，最重要的人物是他——李鸿章，那个数十年盘踞沉浮于中国政坛的李鸿章，那个生前谤满天下、身后毁誉交腾的李鸿章；就是那个平“发逆”、灭捻军、兴洋务，统带淮军精锐、创立北洋海军，被誉之者称为“中兴名臣”的李鸿章，那个失朝鲜、陷辽东、丢威海、割台湾，丧师辱国、身败名裂，被毁之者斥为“大卖国贼”的李鸿章。

此时，此地，一缕暗淡的晨光照进舷窗。微光中，看不清李鸿章枪伤未复的脸，看不清他那业已稀疏花白的山羊胡子是颤抖，还是依旧坚挺。只有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在昏暗的舱室中乍明乍暗。

他的心思，反复地重复着三个字：“完结了。”

完结了，这次足以使他被唾骂一万年的艰难屈辱的外交使命。

完结了，那支曾使他顾盼自雄、傲视王侯的北洋海军。

完结了，他为之惨淡经营了一生的显赫地位和他的政治野心。

猛然间，一行诗句，不合时宜地跳出记忆：

丈夫只手把吴钩，

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觅封侯。

史载：数十年前——道光二十七年，满身土气、满腹豪情的年轻举子李鸿章，就是吟唱着这样的诗句，从安徽合肥老家一路风尘进京赴试的。从此之后，宦海风急浪涌，生死沉浮，大喜大悲。他曾在战场上、在宫廷中，击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他的成就最终使他的老师曾国藩相形失色。他在亚洲的赫赫声威，大概只有“三千里外”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可与之比肩。就是那些在不久前的决斗中打垮他、在谈判桌上羞辱他的日本人，也曾被他耳提面命，像教训子侄般地训诫着、申斥着。然而，似乎只是一夜之间，这无尽的风流，就都被“雨打风吹去”。他仿佛觉得自己的生命之船也驶到了尽头……

对于脚下这片海，他一点也不陌生。当他初主北洋时，也曾航行于此，那时，他手下，船仅数只，炮只数门。短短几年后，他就在这片海上建起了世界第四、亚洲第一的一支庞大的近代化海军。数次海上阅兵，他导演了一出出多么壮观的活剧！那真是艘艘相连，舳舻相接，铁舰破浪，巨炮轰鸣，龙旗翻卷，好不威风！北洋海军和淮军，坚实地支撑起他的盛名。这位大清国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

然而，仅仅数年后的今天，他的淮军败了，他的北洋海军没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次东渡议和，中国竟无一船可派。他李鸿章不得不把那面临时制成的加绣青团龙图式的大清国全权大臣旗，悬挂在重金雇来的德籍商船“公义”号桅杆上。

海，依旧浑浊、阴暗，在李鸿章的右舷，是曾号称

“东亚雄关，京津门户”的旅顺口，如今，它正在滴血的东洋军刀下呻吟呜咽；在他的左舷，是硝烟初歇，灵幡低垂的威海卫——北洋海军的母港，此时，那里已见不到铁甲兵轮、龙旗舰影了。而在他船头的前方，黑沉沉的，那就是天津——是他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的住蹕之所。

再向前，更加黑沉沉的，那便是北京了……

○ 序 幕 与 结 局 ○

○ 第一章 风雨宫阙 ○

日本人占了台湾 / 1

李鸿章“播种” / 13

谁是“赢家” / 21

海防大筹议 / 28

紫禁城里的“战争” / 37

决断和十万个为什么 / 44

第二章 天无二日

牡蛎的故事 / 47

没有银子是万万不行的 / 55

天皇的“冲刺” / 62

怎一个“买”字了得 / 67

人才之忧 / 74

欧洲的碰撞 / 78

骡车上的海军统帅 / 86

赫——李大斗法 / 93

铁甲舰之梦 / 100

第三章 东亚争雄

中国的1885 / 109

千呼万呼出禁宫 / 116

北洋大阅兵 / 123

王朝暗夜 / 132

长崎事件 / 139

“虎”论 / 150

北洋成军 / 155

旗下风光 / 169

○ 第四章 山雨欲来 ○

颐和园 / 180

李鸿章被拖进战争的陷阱 / 187

日本开始行动 / 192

紫禁城举棋不定 / 196

丰岛之战 / 203

○ 第五章 太阳浴血 ○

“以夷制夷” / 216

东京沸腾了 / 220

刘公岛之夜 / 226

战前会 / 231

黄海决战 / 236

○ 第六章 落日楼头 ○

政治风暴 / 252

血洗旅顺口 / 261

兵败威海卫 / 268

○ 尾声：穿越历史的胡同 ○

第一章

风雨宫阙

日本人占了台湾

黑沉沉的北京黎明，卷着尘沙的干风在皇城外的大街小巷中游荡。天阴沉着，却久久不下雨。时辰还早。这个时候，大概只有城南的花街柳巷、歌楼妓馆里的“照雪峰，红烛未尽，残酒且重温”吧。

十九岁的大清国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就是这个时候离开天桥的。这位身材瘦弱，削肩细眉的少年天子，青袍马褂，黑缎子小帽上迎门缀一方和阗美玉，胸前银链子上挂着西洋珉琅嵌金丝的怀表，腰

系精工绣五福捧寿坠点金翠旒苏的褙裙荷包，大拇指上套着寸宽的翠玉扳指。无论从这身行头，还是那张倦意迷离的面庞看，都是个冶游厌归的风流阔少。谁又能想象到这竟是“威仪天下，广有四海，位居九五，德被华夷”的东方大国之君呢。

路不平，便装的太监小心地牵着马嚼环，另外两位太监紧傍轿车，手扶车辕，一行人匆匆而行。颠簸中，困意袭来，载淳觉得头痛耳鸣，眼皮一沉，困意已袭来。这位咸丰皇帝和懿贵妃的亲生儿子，六岁就被套上龙袍，扶上了皇帝的宝座。小小一个人儿，从此便要未明即起，辨色视朝，饰演天下最重要的角色；又要时时到两宫皇太后处问安侍膳，恪尽孝道，充当天下最孝顺的儿子；还要到弘德殿看摺读书，学满汉蒙文，研究天下最吃力的学问，真是不堪重负。作皇帝和作孝子两件事是要认真的，这是因为有太后那锋利如锥的眼睛监督着，不敢含糊。惟一能糊弄的自然就是读书了，于是，气象森森的弘德殿成了少年天子的牢笼和他施展调皮捣蛋本领的地方。师傅翁同龢对于这位皇帝学生的学习，作过如下记录：“读书犹可，余则倦不可支，且有嘻笑；满书犹吃力；讲摺尤不着力”。作文章“文思极涩，初稿几无一字可留”。甚至“无精神则倦，有精神则嬉笑”。如此十余年，这位奉天承运的中国皇帝，居然还“认字不清”，捧起书本读不成句。

同治在位前后的十三四年中，可谓内忧外患迭起，先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继之是“祺祥政变”，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伏法，还有“长毛”作乱于江南，“捻子”横行于江北。幸赖内有恭亲王奕訢及文祥等一班军机大臣支撑局面，外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忠心办事。特别是母后垂帘听政，大事小情，尽尊懿旨，有什么过不了的难关？

真正令他烦恼的事似乎只有一件——婚姻。同

治皇帝十七岁大婚,选立皇后时,风波陡起。关于这一段皇家秘史,有过如下记载:“慈禧独喜侍郎凤秀女,欲以中宫处之。凤女虽艳绝侪辈,然举止殊轻佻,慈安后及穆宗(同治)皆不喜之。侍郎崇绮女年稍稚于凤女,貌亦稍逊,而雍容端雅,望而知为有德量者。慈安后深喜之……”于是,这个女孩儿被立为正宫,即孝哲毅皇后,凤秀的女儿只落得当了个慧妃。垂帘听政、把持朝政多年、一向骄横的慈禧太后如何能心甘?更令这不到30岁即寡居的、性格阴鸷的女人气愤的是,自己的儿子竟然对慈安太后选中的皇后十分恩宠,望着儿子和端凝娴静的后宫新主人如此恩恩爱爱,慈禧太后搬出了堂皇的理由:“皇后年少,未娴礼节,皇帝你少到她那儿去,省得你妨碍耽搁了政务。倒是慧妃贤明,宜多加眷遇。”

这就是帝王的爱与婚姻的逻辑。

敢怒不敢言的同治皇帝做出了他所能作出的最顽强的反抗——索性独居养心殿,把后妃全晒在了

一边。

在清冷的内宫,同治何曾清心寡欲?面对太監夹带进宫的春宫图册,听着侍读学士王庆祺的挑唆勾引,想着恭亲王的儿子贝勒载澂在外面的风流自在,初解风情的少年天子的心早飞出了重重宫墙。

只要不涉及外国人,大清国皇帝要的东西自然没有弄不到的,大清国皇帝要办的事情自然就会有人效力。从此,天桥多了一位挥金如土的嫖客,紫禁城多了一群寂寞的女人。开始,事情做得十分隐秘。然而不久,“天子微服出宫”、“夤夜宿于宫外”的小道消息就开始从这位贝勒的嘴巴传进那位王爷的耳朵,再从那位尚书的嘴巴传进这位侍郎的耳朵,就差“震动后宫”了。而对于同治皇帝,“天桥”即是“天堂”,“天堂”的女人放荡、无知,对金钱和肉欲的热量毫无掩饰。在她们身上,绝无宫中女人们的心机算

计、也没有后宫粉黛们的拘谨木讷，她们有的是美酒般的笑容、羊脂般的皮肤；有的是娴熟的技巧、永不满足的欲望。这一切，每每使年轻皇帝欲仙欲死，乐不思蜀，把“帝德如天”的祖训也扔进了老鸨的钱柜。

……直到随身太监轻轻把他从浅睡中唤醒时，同治才知道此时已进内宫。抬眼望去，隆宗门旁军机处里意外地灯火通明，人影憧憧。大小章京，进进出出。几位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文祥和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早已肃立在养心门的外面廊下候驾了。

望着这不同寻常的场面，同治忙问太监：“出什么事了？”

“回万岁爷，奴才也是刚听说，日本人占了咱们的台湾。”

“叭”的一声，同治袖里的一个水晶玻璃胎鼻烟壶掉落在地上，鼻烟壶上精工内画的东洋全裸美女，依旧朝这位东方大国之君媚笑着，展示着“樱花之国”的丰乳肥臀。

一阵雷声滚过，大大的雨点终于落在了紫禁城中。

天皇需要战争

关于战争，诺米尼说过一句名言：几乎有一千种原因与战争直接相关。

这位瑞士军事家的论断使后人陷入尴尬：要不，就是为破译引发战争的密码而迷失在历史记录的“弥诺斯”宫中；要不，就是率然化简一切，使战争失去它丰富多彩的背景，变成了人类的纯粹的疯狂。

战争，哪怕是最小的一场战争，也难以说清。

而战争从不顾忌人类的思维窘态，它沿着自己的轨迹，忽东忽西。1874年，战争正披着它的黑色斗篷向东亚的海洋走来。

此前的1871年11月30日，一阵强烈的劲风突降于太平洋的西部。仿佛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两艘由琉球宫古岛民驾驶的向大清国进贡的船，驶离琉球那霸港不久，就进入了风暴的中心。

无情的狂风蹂躏着这两只小船，令它们远远偏离了航道，漂向中国台湾岛西南海岸的八遥湾。69名琉球船员中有3人命丧大海，死里逃生的66人得以幸免。但是当他们登陆之后，却进入了台湾高山族聚居的牡丹社，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冲突。结果，54名琉球船员被杀，剩下的12人侥幸逃走，跑到了凤山县境内，受到了清政府官兵的保护。

同年12月11日，又有两只自琉球那霸港开出的进贡船遭到飓风的袭击，漂流中一船下落不明，另一船于12月23日漂到台湾，这45名船员较幸运，